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阴魔章

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经魔章浅释受阴十魔

唐天竺沙门般剌密帝译
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 一九六八年于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

阿难。彼善男子。修三摩提。奢摩他中。色阴尽者。见诸佛心。如明镜中。显现其像。

'阿难'，'彼善男子'：那一些个修反闻闻自性这种功夫的善男子，'修三摩提'：修耳根圆通，得到这个定力。

'奢摩他中'：在这个静虑止观里边，'色阴尽者'：色阴要是破了，破色阴的时候怎么样呢？'见诸佛心'：见诸佛这种心印的法门。好像什么呢？'如明镜中显现其像'：好像明镜里边，显现你的形像一样。

若有所得。而未能用。犹如魇人。手足宛然。见闻不惑。心触客邪。而不能动。此则名为。受阴区宇。

'若有所得，而未能用'：好像是有所得，但是不能用，好像什么呢？'犹如魇人'：前边我讲那个鸠槃荼鬼，就是魇魅鬼。这个魇魅鬼把人魇住了，被魇的人，'手足宛然'：手足也都是存在的，并不是没有手足，'见闻不惑'：见和闻性也都没有迷，'心触客邪'：可是心里接触到这个客邪，'而不能动'：不能动弹。'此则名为受阴区宇'：这种情形，它的名字就叫受阴区宇，就是受阴所管的这个范围以内的情形。

若魇咎歇。其心离身。反观其面。去住自由。无复留碍。名受阴尽。是人则能。超越见浊。观其所由。虚明妄想。以为其本。

'若魇咎歇'：要是魇魅鬼这种过错歇息了，'其心离身'：在受阴里边，好像有魇魅鬼魇魅著你，所以你就不能自由。若是这种情形没有了，这受阴破了，你这个心就离开你的身体。

'反观其面'：你可以看见你自己的面。'去住自由'：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也随便，愿意不去也随便，无拘无束的，'无复留碍'：也没有所留碍。

'名受阴尽'：这种境界，就是受阴破了，没有了。'是人则能超越见浊'：这个人此能超出见浊。见浊前边不是讲过了？那五浊恶世的见浊。

'观其所由'：观看受阴所从来的，这个'虚明妄想'，'以为其本'：这是做它的一个根本。那么现在把受阴破了，所以它的根本也都没有了。

阿难。彼善男子。当在此中。得大光耀。其心发明。内抑过分。忽于其处。发无穷悲。如是乃至。观见蚊虻。犹如赤子。心生怜愍。不觉流泪。

'阿难'，'彼善男子'：这个善男子，'当在此中'：在这个情形的时候，'得大光耀'：他得著一种大的光耀，很光明的。'其心发明'：他的心里，自自然然就生出来一种的感想。

'内抑过分'：因为他总过分强制自己这种思想，太过了，就在这个内抑过分的时候，'忽于其处，发无穷悲'：在这个地方，他就发生一种悲愍的心，一种无穷的悲。他悲什么呢？就悲愍众生。

'如是乃至，观见蚊虻'：他就观见蚊虫和虻虫，这种很小的东西，'犹如赤子'：他看见这个小的生命，就好像他自己的小孩子一样。赤，是说小孩子的颜色是红色的。所以他看见蚊虫，也像他的小孩子那样地爱惜；看见虻虫，也像他小孩子那么爱惜。'心生怜愍'：他心里生出一种怜愍心，'不觉流泪'：噢！他也不知不觉就哭起来了。

此名功用。抑摧过越。悟则无咎。非为圣证。觉了不迷。久自消歇。若作圣解。则有悲魔。入其心腑。见人则悲。啼泣无限。失于正受。当从沦坠。

‘此名功用’：这是用功偶尔有的情形，这叫功用，用功用出来的。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呢？就因为‘抑摧过越’：这么你历制得太厉害了，所以有这种情形发生。

‘悟则无咎’：你如果明白了，啊！我怎么这么无缘无故就哭起来了呢？这个境界应该改。你明白了，这就没有关系，不要紧了。

‘非为圣证’：这个不是圣证，不是说，你得到同体大悲了。不是看见蚊虫和这个小小的生命，都拿它当自己的儿子那么看待，这真是同体大悲了，这不是的。

‘觉了不迷’：你若能觉悟而明白它，不迷惑于这种境界上，‘久自消歇’：时间久了，就没有了。

‘若作圣解’：假设你说，我现在有同体大悲心了，这可是我修行成功了。‘则有悲魔入其心腑’：你这么一想，就有悲魔来了。什么悲魔？专门好哭的，见著人就哭！这是悲魔入其心腑，到他心里头去，附到他身上，怎么样呢？‘见人则悲’：见人就哭起来了，‘啼泣无限’：这哭得不知怎么那么悲。

我前几天不是对你们讲，我在东北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刘金童的，她就是这样子。一见著人来，她就哭起来了，说：‘你呀！在以前是我第几个第几个儿子啊！你现在可回来了，你可找著妈妈了。’就这么样子哭起来了。一哭，就把这个人哭得也迷糊了。以为这真的是见到妈妈了。其实怎么样？是见著这个魔王了。【注八】

‘失于正受’：这修定的善男子，就失去正定正受了，‘当从沦坠’：应该堕地狱了。你跟著这魔王跑，就会堕地狱的。

阿难。又彼定中。诸善男子。见色阴消。受阴明白。胜相现前。感激过分。忽于其中。生无限勇。其心猛利。志齐诸佛。谓三僧祇。一念能越。

‘阿难’，‘又彼定中’：又在这个定里边，‘诸善男子’：这一切修道的善男子，‘见色阴消’：见五阴中的色阴已经消了，他自己也知道。‘受阴明白’：这个受阴他也很清楚的。

在这个时候，‘胜相现前’：就有一种胜相。胜，是殊胜，很不同，很特别的这种相；现前，现到他的心里。‘感激过分’：所以他就生了一种感激心，可是太过分了。过犹不及，那个走过头的，和没有走到的人，相差得不太多，都不合乎中道。譬如，你想到这个地方，到了这地方，你不停，又过去了，那也等于没到一样。

所以这感激过分了，‘忽于其中’：忽然在这个定中，‘生无限勇’：生出来一种大勇猛的心。‘其心猛利’：他这个心，勇猛精进得不得了，‘志齐诸佛’：他说佛和我是一样的，自己同佛是一样的。

‘谓三僧祇，一念能越’：他说第一个阿僧祇劫，第二个阿僧祇劫，第三个阿僧祇劫，这三个大阿僧祇劫，他在一念之中，就能超过去，所以他自己就说他是佛了。不但他说自己是佛，还说所有的人都是佛，那么这种人就落于邪知邪见了。不错！所有的人都是佛，但是你要修行。修行不是说在一念之间，就成了佛。这修行要有一个长远的时间。你若明白佛法，依照佛法修行去，那么或者会时间不太长，但是也不能一念就成佛了。

这种人就因为修行也没有善知识指示，他自己也没有智慧。那么他用苦功，用来用去，就发生一种邪知邪见，他看自己这么久都没有成佛，所以他说他就是佛了，就成佛了。这一段文就是受阴里头的例己齐佛，说自己和佛是一样的，其实就这一念的错误，已经就著魔了。

此名功用。陵率过越。悟则无咎。非为圣证。觉了不迷。久自消歇。若作圣解。则有狂魔。入

其心腑。见人则夸。我慢无比。其心乃至。上不见佛。下不见人。失于正受。当从沦坠。

现在《楞严经》讲到五十种阴魔，这是最要紧的地方！修道的人，如果不明白这五十种阴魔，一定会走错路的；不走错路，那是很少很少的。所以你若认识阴魔的境界，就不会胡吹乱捧了，不会自己看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所以无论谁，你有亲戚朋友，都可以叫他们来听一听这五十种阴魔，令他们知道这种修道的境界。

‘此名功用’：这个名字就是发生一种功用，你用功发生一种作用，‘陵率过越’：它在你自性里边，互相这么样变化变化出来的这一种过越，所以才生出一种发大勇猛心。发勇猛心是可以的，不是不可以的。你勇猛精进向前去修佛法，是可以的；但是你不可以生一种我慢的心，不可以说：‘哦！我就是佛了！’

你就是佛了？佛说的三藏十二部，你说了几藏几部啊？佛说的三藏十二部，你连懂都不懂呢！说你也就是佛了？你说这真是岂有此理呢！佛说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，你连一藏也没藏，一部也不部，怎么你就可以成佛呢？那不要说你讲了三藏十二部，你就讲一讲这三藏十二部，无论哪一部经提出来，我都会讲的，我都明白它那个道理。你若能这样子，这也只可以称做佛的弟子，也不可以称佛的！所以他觉得这个世界上，现在人人都恭敬佛，他也就想作佛了。将来他死了，好有人供养他。其实死了埋到地里头，变成灰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
‘悟则无咎’：发这种猛利的心，可以！你要是明白这是一种境界，‘非为圣证’：不是圣证。

‘觉了不迷’：你能觉悟而明了，不再迷惑，‘久自消歇’：那么时间久了，它也就平息下来了，它这是一时的。

‘若作圣解’：假设你说，这就是成佛了，‘则有狂魔’：这时候就有个狂魔。所以你看，这五十种阴魔，你都不认识，你怎么就会成了佛了？这种狂魔，就是狂妄、贡高我慢。‘入其心腑’：入他的心窍里头去了，就到他身上。到他身上，把他本来的画魂就给撵走了。这个魔王就在这儿坐殿，就当他的灵魂了。

‘见人则夸’：他无论见到谁，就夸奖自己，是己非人。就是抑人扬己这么样的，说人家都不对，就是他最高，他自己就成佛了！‘我慢无比’：这个我慢就是对谁都傲慢，‘其心乃至上不见佛’：往上也没有佛了，为什么呢？他就是佛了嘛！‘下不见人’：他也看不见人了。看不见人，他看见什么呢？啊！他说一切人都是佛了。他自己是佛，在他上边没有佛，他就是佛；将来一切人都跟著他成佛，所以他下也不见人了。

‘失于正受’：他失去这个正定正受了，‘当从沦坠’：这种人应该堕落的。

又彼定中。诸善男子。见色阴消。受阴明白。前无新证。归失故居。智力衰微。入中隳地。迥无所见。心中忽然。生大枯渴。于一切时。沉忆不散。将此以为。勤精进相。

‘又彼定中’：在这种定中，‘诸善男子’：一切修道的人，‘见色阴消，受阴明白’，‘前无新证’：向前去也没有新的证得。‘归失故居’：向后边呢，他以前所居的地方，也没有了。‘智力衰微’：他的智慧也不充足，也没有那么猛利了。在功夫上，这也就是忽进忽退。‘入中隳地’：就到这个要堕落的地方了。‘迥无所见’：他没有什么感觉，也没有什么所见。

‘心中忽然，生大枯渴’：在他心里边，忽然间就生出一种感觉。这感觉是什么呢？啊！生大枯渴；自己心里觉得很单调的，很枯燥的，还很渴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这个地方觉得枯燥，很单调的，没有什么意思了。又渴，渴什么呢？需要佛法，需要佛的法水来润泽他。枯燥，他觉得枯干了，就快干了。那么什么都没有了。

讲到这个，就好像普通不修道的人说：‘哦！感觉非常寂寞！’很寂寞无聊的，没有什么聊，无聊了！于是乎，在这个时候，就要作怪了。作什么怪呢？啊！还是‘那个’。

什么叫寂寞无聊？本来我不想讲，不讲啊，又恐怕人不明白，所以还是讲一讲它。就是好像女人想男人，想得觉得心里著急、枯燥得不得了。男人想女人，这也叫枯燥、单调、寂寞、无聊，就要找一个什么，好像丢了东西似的，找又找不著，这是寂寞无聊。

‘于一切时’：在一切时，‘沉忆不散’：好像男女有了相思病，总想著想著，想来想去也忘不了。‘将此以为，勤精进相’：他以为这样子就是勤精进的一个相。他沉忆不散，这种枯燥的心理，他以为这就是一个精进相。

此名修心。无慧自失。悟则无咎。非为圣证。若作圣解。则有忆魔。入其心腑。旦夕撮心。悬在一处。失于正受。当从沦坠。

‘此名修心，无慧自失’：这个名字叫什么呢？这是在受阴的境界里边，这时没有智慧了。但是你不要害怕没有智慧了，‘悟则无咎’：你若觉悟了，‘啊！这是一种境界。’那就没有问题了。你若不觉悟，总在这个地方耽空滞寂，这么沉忆不散，那就会干死了，干死也没有什么成就。

‘非为圣证’：这不是说这样就是有所得，证圣果了，不是的。不要错认——认贼作子。

‘若作圣解，则有忆魔，入其心腑’：你听这多危险！真危险哪！如果你作圣解，则有忆魔，入其心腑。你如果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境界，则有忆魔，专替你记忆东西。你记不住了吗？嘿！他帮你想著，他来帮你忙。他看你尽记忆记忆，‘啊！你这么欢喜记忆。’他就来帮你忙，帮你记忆，就入你的心腑里去了。

‘旦夕撮心，悬在一处’：一天到晚把你的心给悬起来。撮，就是悬挂起来。把你的心这么悬到一起，‘失于正受’：你得不到正受，‘当从沦坠’：将来久而久之，也会落地狱的。

又彼定中。诸善男子。见色阴消。受阴明白。慧力过定。失于猛利。以诸胜性。怀于心中。自心已疑。是卢舍那。得少为足。

‘又彼定中，诸善男子，见色阴消，受阴明白’，‘慧力过定’：这慧力超过这个定力了，‘失于猛利’：所以他也就自己生一种猛利的心。‘以诸胜性’：以在这个境界里边有这种胜性，就是很不平凡的这种性，‘怀于心中’：他就总在心里怀念著。‘自心已疑’：他怀念这种胜性，自己心里就已经生出一种疑惑，疑惑什么呢？

‘是卢舍那’：疑惑他自己是卢舍那佛。卢舍那是梵语，此云‘光明遍照’。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卢舍那佛了，所以就‘得少为足’：得到一点点的东西，他就知足了。其实他这个定力，根本去佛很远呢！他就说他自己成卢舍那佛了。

此名用心。亡失恒审。溺于知见。悟则无咎。非为圣证。若作圣解。则有下劣。易知足魔。入其心腑。见人自言。我得无上。第一义谛。失于正受。当从沦坠。

‘此名用心’：这个名字叫用心，‘亡失恒审’：他没有常常审察自己的这种功夫。‘溺于知见’：他对这个知见分不清楚了。溺，就是沉溺到这个里边，英文大约就是等于 sticky（黏）。

‘悟则无咎’：要是明白了，也就没有什么问题。‘非为圣证’：这不是圣证。

‘若作圣解’：假设认为自己有这种圣境的时候，就是证圣果了，‘则有下劣’：则有一种最卑下的、最劣的、最没有价值的这种魔。什么魔呢？‘易知足魔’：什么事情都容易知足的这种魔。‘入其心腑’：又钻到他心里去了，就是附到他身上，把他的灵魂给赶跑了。其实他只是个假躯壳，是个假的，可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呢！‘见人自言’：见到人就说了，喂！你知道吗？‘我得无上第一义谛’：我得到最高无上第一义谛。

现在在都板街（Grant Avenue，在三藩市华埠）这儿，就有一个人天天在商业中心那个地方站著，穿得花花绿绿的那么一件衣服，他就说：‘啊！我住了五年山哪！我开了悟啦！现在我怎么怎么样了，我有神通了……。’

那个人他原来也是拜我做师父的，是我的皈依弟子，但是他不听教。在我没有来美国的时候，你猜他怎么样子？他背著个大葫芦在后边，葫芦上头写著，他是度轮法师的徒弟，学了很多的本领，谁有什么事情，找他都可以解决问题。在我没来美国之前，他就在这儿招摇撞骗的；现在我到美国来了，他还招摇撞骗，但是不写我的名字了。这就是这种魔，说他得第一义谛。

‘失于正受'：他失去正受，所以也不听我教化。从我来到这儿，讲经他也不听，说法他也不听。他就说他得了道了，开了悟了，有了神通。究竟什么神通呢？你们猜不著，就是Money！Money！Money！（钱！钱！钱！）这神通。嗐！硬骗人！我也不知道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所以就‘当从沦坠'。

又彼定中。诸善男子。见色阴消。受阴明白。所证未获。故心已亡。历览二际。自生艰险。于心忽然。生无尽忧。如坐铁床。如饮毒药。心不欲活。常求于人。令害其命。早取解脱。

‘又彼定中，诸善男子'：这个修道的人定力深一点了，在这个定中，‘见色阴消'：见色阴已消，‘受阴明白'：他也明白受阴了。‘所证未获'：他所应该证得的这个道果，他没有得，‘故心已亡'：所以，他心已经亡了。‘历览二际'：前际、后际，他也都没有了。‘自生艰险'：他自己觉得：‘哦！真危险啰，这可太不得了了！不得了了！'

‘于心忽然，生无尽忧'：就觉得什么都忧愁烦恼，有忧愁就有烦恼了。有烦恼了，就怎么样啊？‘如坐铁床'：他一天到晚想自己，‘哦！我在地狱里的铁床上坐著哪！我在这个铁床上受罪哪！啊！这怎么办哪？有这个身体就是有苦的。'

‘如饮毒药'：好像吃了毒药，就要死了似的。‘心不欲活'：他今里一天到晚想著「死了好！死了好！'中国有这么一句话，那个要死的人就这么说：‘死了好！死了好！又省裤子又省袄。'这个人大约也就是这个思想，说死了好！死了好！

讲到这儿，我再给你们讲，自尽的人都有个鬼，那个鬼怎么样呢？就向这个人叩头。他叩头怎么说呢？他就念这个咒，不过这个要死的人，他听不见。这个咒也就是说：‘你死了好，死了好，你快死了，死得越早越好，啊！你快一点死了就好了。'

那么要自杀的这个人呢，他耳朵虽然听不见，但是他心灵上通著的。因为鬼有他心通，可以用那一种鬼的魔气，到你心里，令你心里就想：‘哦！是死了好。'就相信鬼讲的话，心里能听到，就相信了。于是乎就或者吃毒药，或者去悬梁，或者去跳海，跳金门桥了。哦！就死了！

金门桥那儿也有很多鬼，来回的人，谁若是阳气盛，他不敢见你的。阳气衰的那个人——就是精气神都没有了——没有阳气了，你一从那地方过，他就说：‘你死了好，死了好。'拿著就把你拖下去，拖到你跳金门桥去了。所以这自杀的人，多数都有个魔鬼，在那儿叫他去，他才死的。

生大忧患这个人也就‘常求于人'：常常叫著叫著，啊！你把我杀了是最好啰！‘令害其命'：你有法子把我弄死，那是最好了，‘早取解脱'：我就好早得到解脱。

此名修行失于方便。悟则无咎。非为圣证。若作圣解。则有一分。常忧愁魔。入其心腑。手执刀剑。自割其肉。欣其舍寿。或常忧愁。走入山林。不耐见人。失于正受。当从沦坠。

‘此名修行失于方便'：这个名字就是修行失于方便。他不明白这个方便法门，所以就生出这种执著。

生出这种执著时，‘悟则无咎'：如果明白，就没有问题了。‘非为圣证'：这不是圣证啊！

现在你们听到经典这个道理，切记不要乱打妄想，不要说自己又要死了，或者又没有什么了，你常常这样想，就会招这种魔的。这个世界这种魔很多很多的，所以不要打妄想！不要随便乱讲话！你乱讲、你一打这个妄想，就有这种魔来侵犯你。那时候，魔到你身上，你就受不了了！你那时候就不自由了，你想不死都不可以。

‘若作圣解，则有一分，常忧愁魔'：你以为你忧愁，忧愁也有魔的，为什么你忧愁啊？你若开佛眼了，你看这个人没发脾气的时候，没有鬼；一发脾气，这鬼就来帮著他发脾气了，说：‘发大一点、发大一点！Make more trouble（多惹点麻烦！）'就从后边来帮助你发脾气。你不相信？这个我讲的是真话。你要是不信呢，就慢慢试试看！‘入其心腑'：到他身上了。

‘手执刀剑，自割其肉'：我不是讲过那个王孝子吗？就是我以前讲的常仁大师。

王孝子在坟上守孝，有一次他在定中，看见他一个外甥，被土匪捉去了。捉去，这个土匪就要枪毙他外甥——要用枪打死他外甥。他在定中，相离十五里路，那个土匪一开枪打的时候，他在定中，这么用手往外一搪，这个枪就没有打上他的外甥，他外甥就跑了！

可是在默默中，也是有一个要命鬼，这个土匪为什么把他外甥绑去？就是预备要命的，默默中有个要命鬼，有这种因果。那么现在没有打死他外甥，这个命没有要去，所以要命鬼就找王孝子去了。可是也拿王孝子没有办法，这鬼怎么样啊？就找他弟弟王二爷，这鬼附到王二爷身上了，王二爷就自己拿著一把大刀，到坟上去找王孝子，就要把这第二的弟弟杀了。

到了坟上，很奇怪的，这个鬼拿著刀这么比著，要砍王二爷的头，但是拿刀的手落不下来。王孝子这个时候就一味念《金刚经》，他那时候也不讲话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谁呢？就是我的师父（常智大师），那时候他还没出家呢，他心里就著急忙慌得不得了，觉得像不知有什么事，心里不安宁了。‘啊！是不是孝子坟上有事情了？'于是乎他就跑到坟上去，一看，果然王二爷拿著刀自己要杀头。王孝子就写几个字说，‘你去买一点烧纸（中国人给死人烧的纸），我给他念经超度，这里头有一个鬼，想怎么样怎么样.....。’那么王孝子就念经超度他，以后才没有事。

所以，这就是这种魔。不过这鬼因为是想要命，不是修行有这种魔。但也可以说是修行有这种魔，就是因为王孝子修行多管闲事，就招来这种魔要杀他的兄弟。鬼杀王孝子杀不了，因为他有定力，也不打妄想，那么没有办法他，鬼就找他的弟弟去。

所以自割其肉，‘欣其舍寿'：就欢喜死。‘或常忧愁'：或者就常常忧愁得不得了。所以你听见这一段文，你不应该常常有一种的不高兴，不应该有的时候就哭了，也不应该有忧愁心。

‘走入山林'：忧愁、忧愁，就怎么样？这个魔到你身上，一半有魔的力量，一半有你自己的力量。这个魔是藉著这股气的，如果你思想正了，就没有事了；你思想若不正，跟著他转，说忧愁你就忧愁，越忧愁越忧愁 .....，就跑到山里头去，‘不耐见人'：不见人。

‘失于正受'：没有正受了。‘当从沦坠'：将来这种人也会堕地狱的。

又彼定中。诸善男子。见色阴消。受阴明白。处清净中。心安隐后。忽然自有。无限喜生。心中欢悦。不能自止。

‘又彼定中，诸善男子，见色阴消，受阴明白'，‘处清净中'：在这个清净定中，‘心安隐后'：心非常地安稳，没有一切的杂念了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受阴又发生作用了。‘忽然自有无限喜生'：忽然间就有无限的，没有限量那么多的欢喜生出来。‘心中欢悦'：心里不知道乐到什么程度去了，乐到极点。‘不能自止'：想停止这个快乐，也停止不了。

此名轻安。无慧自禁。悟则无咎。非为圣证。

‘此名轻安'：这是一种轻安的境界。‘无慧自禁'：他没有智慧禁止自己这种快乐。

‘悟则无咎'：如果你觉悟了，明白了，这也没有什么问题。‘非为圣证'：这不是证圣果的一种表现。

若作圣解。则有一分。好喜乐魔。入其心腑。见人则笑。于衢路傍。自歌自舞。自谓已得。无碍解脱。失于正受。当从沦坠。

‘若作圣解'：假设你说：‘噢！我这回入了欢喜地啰！我这就是欢喜地菩萨了。'‘则有一分'：就有一分什么？‘好喜乐魔'：这种好欢喜魔，‘入其心腑'，‘见人则笑'：见到人就哈哈大笑。‘于衢路傍'：于通衢大路的旁边，‘自歌自舞'：自己又唱歌，好像现在的邪皮（嬉皮）一样，自己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又作种种的音乐，自歌自舞。‘自谓已得'：自己说自己已得‘无碍解脱'：无碍解脱了。‘失于正受，当从沦坠'：这个也是失去正定正受这种正知正见了

，失去正知正见这个理智，将来也会堕地狱的。

又彼定中。诸善男子。见色阴消。受阴明白。自谓已足。忽有无端。大我慢起。如是乃至。慢与过慢。及慢过慢。或增上慢。或卑劣慢。一时俱发。心中尚轻。十方如来。何况下位。声闻缘觉。

‘又彼定中，诸善男子，见色阴消，受阴明白’，‘自谓已足’：说自己已经什么都够了，什么都满足了，已经证果，已经开悟了，已经成佛了。

‘忽有无端’：忽然有这么一种无端，‘大我慢起’：这个我慢非常之大，我慢就生起来了。我慢，就是傲慢，对人人都看不起，谁他也看不起，看一切人都不如他了。‘如是乃至，慢与过慢’：慢，就是骄慢；过慢，太过这种慢。‘及慢过慢’：哦！这个慢可就厉害了，骄慢中的骄慢，骄傲中的骄傲，再没有比他这么骄傲的了。‘或增上慢’：增上慢，慢上再增加慢。‘或卑劣慢’：或他自己觉得谁都比他卑劣，所以就看不起一切人，这都是种种的慢。‘一时俱发’：这个就是骄傲、贡高我慢一时都发生出来了。

‘心中尚轻’：他心中的这种慢，慢到什么程度上呢？不但对人骄傲、傲慢，对佛他都骄傲，都傲慢了。所以尚轻‘十方如来’：他对十方的如来，都看不起；十方的如来，他认为都不如他了。你说这慢得多厉害！非常地厉害了！‘何况下位声闻缘觉’：何况下位这些个声闻缘觉呢！他更看不起了，‘嘿！你不过是个小乘的罗汉嘛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！'自己认为他比谁都高了，比佛都高了，可惜他没起出一个其他的名称来。

此名见胜。无慧自救。悟则无咎。非为圣证。

‘此名见胜’：这个是偶尔的，在受阴里头生出这种见胜，就特别有一种见。‘无慧自救’：这个人没有智慧自己救自己。

‘悟则无咎’：如果他明白这是一种错误，也就不发生作用了。所谓觉了，就不迷；你迷的时候，就不觉。你一觉啊，就好像有智慧剑，把这个迷就破了。‘非为圣证’：这不是证圣果的一种表现。

若作圣解。则有一分。大我慢魔。入其心腑。不礼塔庙。摧毁经像。谓檀越言。此是金铜。或是土木。经是树叶。或是毡华。肉身真常。不自恭敬。却崇土木。实为颠倒。其深信者。从其毁碎。埋弃地中。疑误众生。入无间狱。失于正受。当从沦坠。

‘若作圣解’：假设你说这是一种好的境界，‘则有一分大我慢魔’：就有一种大我慢魔，这个魔是非常我慢的。‘入其心腑’：到他身上来了。‘不礼塔庙’：他见著佛，也不拜；见著塔，也不拜；到庙上，他也不叩头，也不顶礼。‘摧毁经像’：他把经拿出去烧了、摧毁，佛像也把它打碎了。本来你毁灭了经和像，这都犯入地狱的罪。那么他说这都是假的。

‘谓檀越言’：他也有他的徒弟，就告诉他的徒弟。檀，就是布施；越，就是超越。这是用布施来供养三宝，在佛教就叫做檀越。他也有他的檀越、信徒，他就对这些个信徒就说了，‘此是金铜’：说这个佛像是金子造的，或者是铜造的，‘或是土木’：或者是土造的，或者是用木头造的。

‘经是树叶’：这个经是树叶子写出来的，‘或是毡华’：或者用一种什么绢子写出来的，你恭敬它干什么啊？你拜它做什么啊？它也是一个无知无识的。

‘肉身真常’：我这个肉身是一个真的。‘不自恭敬’：你不恭敬我，‘却崇土木’：你却去崇拜这个土和木头，那有什么用啊？那偶像嘛！你拜它有什么用啊？你拜它，莫不如拜我啰！就这么叫人拜他。‘实为颠倒’：你拜这个偶像，这一个木头，它有什么知觉？你拜它？这太颠倒了。

‘其深信者’：深信他的那些个信徒，‘从其毁碎’：也跟著他，把佛像也毁坏啰，把经也烧了，‘埋弃地中’：或者把它埋到地里边。

‘疑误众生’：他这样的行为，令众生对佛法不生信仰，而生出一种疑，所以就耽误众生，‘入无间狱’：入无间地狱了。‘失于正受，当从沦坠’：这个人将来一定堕无间地狱的。

又彼定中。诸善男子。见色阴消。受阴明白。于精明中。圆悟精理。得大随顺。其心忽生。无量轻安。己言成圣。得大自在。此名因慧。获诸轻清。悟则无咎。非为圣证。

‘又彼定中，诸善男子’，‘见色阴消，受阴明白’：又者在这个色阴已消，受阴明白的时候，‘于精明中’：在他这个明白之中，更加精细明白，‘圆悟精理’：圆悟，这时候他所明白的理就都很精微了，‘得大随顺’：他也得到大的随顺。

‘其心忽生，无量轻安’：在他的心里头，突然间生出来无量轻安的境界。‘己言成圣’：说自己已经成了佛了，‘得大自在’：得到最大的这种快乐、自在。

‘此名因慧，获诸轻清’：这个名字就因为开了一点智慧，得到一种轻安、清净的境界而已，并不算什么不得了的境界。

‘悟则无咎’：你要是明了了，就没有过错，没有问题了。‘非为圣证’：你不要以为这样的境界，就是证了圣人实证的果位，不是的。

若作圣解。则有一分。好轻清魔。入其心腑。自谓满足。更不求进。此等多作。无闻比丘。疑误众生。堕阿鼻狱。失于正受。当从沦坠。

‘若作圣解’：假设你有这种轻安的境界，你就以为自己是证圣果了，做这样的想法，‘则有一分’：就有一种‘好轻清魔’：这种魔，他也有这种轻安的境界，也很清高的。‘入其心腑’：就到他身上来了，‘自谓满足’：自己说他现在什么都满足了，‘更不求进’：上无佛道可成，下无众生可度了。他也不需要成佛，已经成佛了嘛；他也不用度众生，众生已经度了，他把众生都度完了！所应该成的这佛，他也成了；所应该度的众生，他也度了。所以，他更不求向前进步了。

‘此等多作’：这一等的修行人，多做‘无闻比丘’：像前边所讲的那个没有智慧的无闻比丘，他以四禅就做为四果了。

‘疑误众生’：这一种的人，令众生不知道正路，把众生都误了，都不认识佛法了。‘堕阿鼻狱’：这种的人将来要堕阿鼻地狱的，要堕无间地狱的，为什么呢？‘失于正受’：他这个正定正受都失去了，所以‘当从沦坠’：就应该堕落无间地狱去。

又彼定中。诸善男子。见色阴消。受阴明白。于明悟中。得虚明性。其中忽然。归向永灭。拨无因果。一向入空。空心现前。乃至心生。长断灭解。此名定心沉没。失于照应。悟则无咎。非为圣证。

‘又彼定中’：在这个修行的定里边，‘诸善男子’：这一种的善男子，‘见色阴消，受阴明白’，‘于明悟中’：在他这个时候，本来似明白，又没有真明白，在这个明悟之中，‘得虚明性’：他得这种虚妄的明性，而不是实在的。

‘其中忽然’：在这个虚妄的明性里边，就忽然生出变化来了，变化什么呢？‘归向永灭’：他说人死了，是永远都没有的了，永远都是灭的了。‘拨无因果’：所以讲因讲果这是不对的，没有因果的，人死就没有了，就灭了，这哪有因果呢？所以就拨无因果。

‘一向入空’：他就什么都是空的了，造罪也是空的，作福也是空的，一切都是空的了。‘空心现前’：他在这个时候，越想他自己这个见解越对，‘啊！是空的了，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死了就完了，啊！这一切皆空。’‘乃至心生’：在这个时候，他心里就生出一种‘长断灭解’：人死了就断灭了、没有了。

这一段文说‘悟则无咎，非为圣证’，这儿大约遗漏了两句，一定是当初抄写的时候，遗漏了，那么这儿可以加上‘此名定心沉没，失于照应’：这个定心没有了。没有定心，所以他自己生出

这种空想，失去照应了。

‘悟则无咎’：如果明白了，就没有过错，‘非为圣证’：这可不是证到圣果的一种境界。

若作圣解。则有空魔。入其心腑。乃谤持戒。名为小乘。菩萨悟空。有何持犯。其人常于信心檀越。饮酒啖肉。广行淫秽。因魔力故。摄其前人。不生疑谤。鬼心久入。或食屎尿与酒肉等。一种俱空。破佛律仪。误入人罪。失于正受。当从沦坠。

‘若作圣解’：假设你做为证圣果这样的见解，‘则有空魔’：这个时候，就有一种空魔来了，‘入其心腑’：就入到你的身上来。附到你的身上，‘乃谤持戒’：他就说什么啊？说你不要受戒，这个受戒呀，那是小乘法嘛！大乘菩萨没有这么多麻烦的拘束，不要管那个！所谓‘大象不游于兔径’，你看大象，它不走兔子走的道路；‘大悟不拘小节’，你开大悟了，什么都没关系，这一切都空的嘛！以前我不讲过吗？‘酒肉穿肠过’，酒肉在肠子里边过去了，‘佛在心头坐’，那个佛——一切唯心，你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嘛！他这么样讲。所以乃谤持戒，说你不要持戒，‘名为小乘’：说你这受戒，这小乘人才受，大乘人不要这个。

其实大乘人的戒更清楚，大乘人更不应该犯戒的。他就愚骗这些个无知识的人，根本那些个人也没学过佛法，也不懂佛所讲的是什么道理。所以他说什么，这些人就唯命是从，就以为他说的对了，为什么以为他说对了？因为没听过佛法，也不懂什么叫佛法。

‘菩萨悟空’：他说大乘菩萨悟一切法空，‘有何持犯’：哪里又有一个持戒？又有一个犯戒的？没有的。也没有持，也没有犯的，他就这么说。

‘其人常于信心檀越’：有这个魔入他心窍的人，常在信仰他的这一些个护法家里边，‘饮酒啖肉’：是又喝酒，又吃肉。‘广行淫秽’：最要紧的就是这一句——广行淫秽。佛教本来要没有淫欲心，他这个淫欲心哪，大得不得了！专门行淫欲，行这个不干净的事情。那么，他这样子怎么还没有人不相信他呢？因为他有一种魔力。‘因魔力故，摄其前人，不生疑谤’：令信仰他的这一些个人，对他都不生怀疑，对他都信仰得不得了。

‘鬼心久入’：因为他这个鬼心，久在身上，‘或食屎尿与酒肉等’：因为有个鬼在他身上，所以屎，他也不认为是不洁净的东西；尿，他也随便可以用的，可以喝的。吃屎喝尿，他说这是不垢不净。不垢不净嘛！那《心经》上都这么讲嘛！所以他误解经义，这就是魔的行为，他也不管是干净不干净，都不管的。你看，这个吃肉喝酒，他也说是空的；吃屎喝尿，他也说是空的。

‘一种俱空’：一种就是种种，他说，这所有一切种种都是空的。‘破佛律仪’：他不守佛的戒律。不守戒，所以‘误入人罪’：他引人造罪，引诱误人，令人都造罪了。‘失于正受’：他没有这种正定正受，‘当从沦坠’：这种人也应该堕地狱的。

又彼定中。诸善男子。见色阴消。受阴明白。味其虚明。深入心骨。其心忽有无限爱生。爱极发狂。便为贪欲。此名定境。安顺入心。无慧自持。误入诸欲。悟则无咎。非为圣证。

‘又彼定中’：又者，在修行人修到受阴这个定的时候，‘诸善男子’，‘见色阴消，受阴明白’：他色阴没有了，对受阴，他也非常清楚，‘味其虚明’：前边他已经得到虚明的境界，他现在就‘深入心骨’：对虚明这种境界，深入他的心骨了。

‘其心忽有’：在他的心里头，忽然间就发生了一种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噢！‘无限爱生’：生了无量无边这个爱。就好像某某人说，噢！他爱所有的一切人。讲到这个地方，就知道他说这种话，就有这种性质了。‘爱极发狂’：他生出这种爱欲的心，到极点了，他就发起狂来了，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。

就好像我讲过的那个刘金童，见著男人，她就抱到怀里，又哭，又什么动作都有了，这就是这种魔。你说，差不离的男人，怎么见得了这一种的动作啊！所以就迷了。她叫他，你拿多少钱，买个什么宝贝，他说可以可以的。你拿多少钱，再买个什么东西，这个男人也就答应她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她行淫欲，这种魔力把人都迷住了，所以这是爱极发狂，‘便为贪欲’：贪欲也就是淫欲，由这个贪心而生淫欲。

‘此名定境，安顺入心’：这个名字就叫定的境界安顺入心。安，轻安；顺，随顺。随顺到他心里头去了。‘无慧自持’：他没有智慧控制自己这种的情感、这种的淫欲心。‘误入诸欲’：所以他就有这一种错误，到这一切的爱欲里边去了。

‘悟则无咎’：这个境界是暂时间、偶尔有的，如果你明白了，哦！这是一种魔境，‘非为圣证’：这不是证圣果的。你若明白这不是证圣果，那就没有关系了。就怕你在这个境界上，不认识这个境界，入了迷魂阵，就出不去了。

若作圣解。则有欲魔。入其心腑。一向说欲。为菩提道。化诸白衣。平等行欲。其行淫者。名持法子。神鬼力故。于末世中。摄其凡愚。其数至百。如是乃至一百二百。或五六百。多满千万。魔心生厌。离其身体。威德既无。陷于王难。疑误众生。入无间狱。失于正受。当从沦坠。

‘若作圣解’：你若作证圣果的见解，‘则有欲魔入其心腑’：这时候因为你错了知见，就有一种淫欲的魔入你这个身上来了。

‘一向说欲’：对著人专门讲欲。好像现在美国，我听说有这么一个宗教是多妻主义，说太太越多越好。这就等于这一种的魔一样的，专门投人所好，一般人好喜这个，他就讲这个欲，说多几个太太不要紧的，没有关系。‘为菩提道’：你太太越多，那就是菩提道嘛！

‘化诸白衣’：他就用这种的方法，化一切的在家人。白衣，就是在家的居士。‘平等行欲’：平等行欲也就是平等行淫。他说也不分彼此，大家都一起，遇到一起就行淫欲。也不管是人家的太太，是自己的太太，是谁的太太，这就随便随便了。现在美国又有什么换妻的主义，大家互相交换太太，这都是近于这种魔的行为。

‘其行淫者名持法子’：和他有淫欲行为的这个人，就叫持法子，说这就是接他的法了。这持法也就是传法的，传法的子就是他的法子。‘神鬼力故’：因为这是魔鬼和邪鬼、邪神的力量，所以‘于末世中’：在这个末法的时候，‘摄其凡愚其数至百’：摄也就是迷——迷这一切的凡夫。他摄迷无知无识的这些人，数目到百。‘如是乃至一百二百’：或者两百，‘或五六百’：或者五、六百，‘多满千万’：或者有一千、一万那么多。

‘魔心生厌’：时间久了，这个魔王的心也就生厌了。生厌了怎么样啊？‘离其身体’：就离开他的身体了。离开之后，你说怎么样啊？他也就没有神通了。‘威德既无’：这个威德，也就是他这个神通，魔王有神通，现在魔走了，这个人的神通也就没有了。神通没有了，你说怎么样啊？

‘陷于王难’：这时候就犯国家的法律了。他以前有神通的时候，这个魔能避免国家的法律，令国家不知道；那么现在魔走了，这个凡夫还照这么样做；这一做，就犯法了。人知道他是旁门左道，妖言惑众，所以就犯法了，抓去就杀头了。

‘疑误众生’：他令众生找不著真正的道路，‘入无间狱’：一定下无间地狱的。他为什么下无间地狱？就因为‘失于正受’：他失去正定正受，‘当从沦坠’：一定要堕落的。

阿难。如是十种禅那现境。皆是受阴用心交互。故现斯事。众生顽迷。不自忖量。逢此因缘。迷不自识。谓言登圣。大妄语成。堕无间狱。

‘阿难，如是十种禅那现境’：阿难！像这样十种的禅那，这个静虑所现的境界，‘皆是受阴用心交互’：皆是在受阴里边，因为修行用功，互相生出这种种的变化，‘故现斯事’：所以就有这种的事情发生。

‘众生顽迷’：众生顽固、迷昧、愚迷，‘不自忖量’：他也自己不想一想，自己不度量度量，‘逢此因缘’：他遇著这种的因缘，‘迷不自识’：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。‘谓言登圣’：他说他已经证果，成了圣人了，‘大妄语成’：这未得谓得，未证言证，没有得到这个道，他说他得到道了；没有证圣果，他说证圣果了，这是打大妄语，‘堕无间狱’：一定堕无间地狱的。

汝等亦当。将如来语。于我灭后。传示末法。遍令众生。开悟斯义。无令天魔。得其方便。保

持覆护。成无上道。

‘汝等亦当将如来语'：阿难哪！你们也应当将佛所说的话，‘于我灭后传示末法'：在我灭度之后，传示到末法的时候，‘遍令众生开悟斯义'：令所有一切的众生，都听著这个道理，明白这个道理，觉悟这个道理。‘无令天魔得其方便'：你不要令天魔得便了，不要令他们有机会来魔这些个人。‘保持覆护成无上道'：你要保持覆护这一切的众生，令他们都成就无上的道业。